

美的心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



美的心理三页

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美的心灵

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14.625印张2插页290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书号 10099·1604 定价 1.05 元

内 容 说 明

这个集子，共收报告文学二十三篇。

作品热情地歌颂了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新思想，对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爱的暖流》和《异乎寻常的判决》，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如何教育、挽救失足青年的问题，具有发人猛省的深刻哲理和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黄河故道赤子心》等篇生动地展示了鲁西北地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巨大变化，读后使人受到很大的鼓舞！还有几篇是描写当代英雄模范人物的，如舍身救人的青年英雄，从废墟上站起来的青年企业家，打球、吹笙都是为国争光的英雄儿女，具有高尚灵魂的医学教授、人民教师和卖书姑娘，名字凿在山顶上却默默无闻、日夜戍边的青年战士，为救拔人材而自我牺牲的农村党支部书记，等等，其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和感人至深的美好心灵，都在作者笔下得到栩栩如生的真实表现。

目 录

爱的暖流	牟崇光 桑恒昌 (1)
穆铁柱出山记	李延国 (39)
美的心灵	丛正里 (58)
白衣忠魂	郭慎涓 (83)
英魂颂	刘焕鲁 王光明 (108)
凿在崂山顶上的名字	邢景文 赵锡麟 谭道博 (128)
生命,在他身旁活跃	肖 鸣 (160)

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	李延国 (171)
春到鲁西	《柳泉》特约记者 (201)
黄河故道赤子心	高禄堂 (233)
绿柳才黄半未匀	肖 鸣 (248)
向阳花木	宗汉星 (262)
春回大地	林音频 (280)
佼佼者	宗汉星 左建明 (302)
黄河缘	谭道博 (317)
一片大明	贺茂芝 宋新立 (336)
女篮 8 号	傅溪鹏 (347)

凤鸣曲	邢景文 谭道博 (356)
异乎寻常的判决	王兆山 (379)
闪光的珍珠	牟崇光 (395)
女校长	李永祥 (420)
爱的悲喜剧	李存葆 (430)
卖书姑娘	贺茂芝 (454)

爱的暖流

车崇光 桑恒昌

红灯！停止前进！

多好的一对年轻情侣！燕子般展翅齐飞，鸳鸯般形影不离。他们由繁华的京都启程，提箱携篮，亲亲密密，下塘沽，走大连，漂洋过海到了烟台。他们无心领略滔滔大海的壮观，也无暇顾及港城秀丽的风采，随着人流，涌向宏大、敞亮的烟台汽车站。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奔向那个朝思暮想的地方，那个即将安身立命的家里。

男的拥挤着买车票去了，女的坐在连椅上，沉醉于激动之中。她叫杨朝艳，北京郊区昌平区小汤山公社马坊大队的幼儿教师。端庄的身姿，凝重的神态，娴静的性情，加上一双黑黑的大眼睛，一头泼墨般的浓发，颇引起周围一些人的注目。姑娘背转身，透过水蒙蒙的玻璃窗，朝着威海方向遥望。她仿佛看到九十公里外，在浅蓝色的天际和深蓝色的大海拥裹下，有一座花园般的小城。在电影上，在中学地理课里，她早已对这座小城有着深刻印象了。《甲午风云》中的隆隆炮声，曾震撼着姑娘的心；邓世昌的一腔爱国热血，曾

催落姑娘多少热泪！据说，坐在窗口，大海的浪花跳起来能跟你亲吻……多美的一座海滨小城！她不禁在心里哼起了欢快的歌曲……虽然，这才是一九七九年的初春，乍暖还寒，冰雪未消，但在姑娘那广阔的心田里，已是春色满园、百花盛开的时节了。她侧转脸，从长龙般的买票队伍中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车票并不难买，他已经把拿到手的车票退掉了。这时，他陷入了极端矛盾之中，进退维谷。经过再三斟酌，他重新赶回，又买了两张票。两张票捏在手里，他觉得比千斤万斤还重；两张车票，对他们未来的生活将意味着什么？——或许能引他走向幸福的胜地；或许能把他推向黑暗的深渊！何去何从，已是当机立断的时刻了！他暗暗呼唤着：“威祖胜呵威祖胜，大凡有点人性，也不能玷污这个姑娘。她太纯真，太善良了。欺骗这样一个好人，良心会折磨你一辈子的……”

犹豫，斗争，惶惑，惊惧……种种复杂的感情，一齐涌上心头。渐渐地，小伙子脸上显示出刚毅的表情，狠狠心，再次退了票，回到姑娘身旁，神态庄重地说：“你是好人，我实在对不起你，你赶快回北京去吧！”说着，把身上仅有的二十元钱、一百斤粮票全部掏出来，塞给了姑娘。

杨朝艳那黑晶晶的眼睛望着威祖胜，不解地问：“什么？你说什么？”

“你回北京去。”威祖胜重复着。

姑娘和蔼地一笑，说：“我已经跟定你了，哪里也不去，跟你到威海。”

“不！不！我不能连累你！”戚祖胜低声吼着。

“你说了些什么呀？”姑娘的眼睛睁大了。

“你还蒙在鼓里。你不知道我的底细。”

“唏！”小杨长长的睫毛忽闪着，亲昵地嘲讽说：“不就是家住威海吗？不就是造船厂的采购员吗？”

“不对！不对！那是假的，我没有工作！”

杨朝艳仍然那么天真。自他们认识以来，戚祖胜经常跟她开玩笑，真真假假，真假难分。这会，她以为他又在装猫变狗，便说：“什么时候还开玩笑。再装我也知道你叫戚祖胜，再变我也知道你屋门口朝南。”不爱说笑的小杨咯咯笑了，爱说笑的戚祖胜却哭丧着脸。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流着泪，声音颤抖着说：“记得我在北京站对你说过我弟弟是诈骗犯吗？我没有弟弟，那些事都是我干的……”

戚祖胜终于鼓足勇气，道明了事实真相。原来他是个流浪中的待业青年，十多年来，到处借钱行骗，至今还驮着七百多元的债。更不象他吹嘘的那样入过团，入了党，而是进过强劳所……他顿足捶胸地说：“我戚祖胜大名鼎鼎，臭名远扬。威海市不知道我的不多。谁不知道我因犯诈骗罪挂过牌子游街？谁不知道我在强劳所那段不光彩的日月？这张脸即使跳进大海洗上八遍也有黑道道。我把你领回威海，你想那将是什么结局？……”

象一声闷雷，在头顶上炸响，心底纯净的姑娘惊傻了，震呆了！她仿佛坐在电马上旋转，原来熟悉的一切都模糊了。虽然，二十多岁的杨朝艳，已经饱尝过闪电一样的痛苦

变故——一夜之间，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母亲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走资派”，被押上台去低头弯腰；一夜之间，她由少先队员变成“黑五类”子女；一夜之间，父亲被错加罪名投入监狱……现在，正迷恋着的人儿转眼间又成了骗子……

她嚎啕大哭。她低声啜泣。善良的心灵受到猝然的伤害，她几乎支撑不住。戚祖胜身子歪倒一边，哭得更悲切。候车的人们拥挤过来，把他俩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个个张开惊恐的眼睛，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

人们在纳闷，刚才还亲亲热热的一对情侣，怎么一下子变成这副模样？

原来，爱情不单单是一首抒情诗，一幅优美的画；爱情也有泥泞，有雨雪，甚至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杨朝艳略略抬起头，用泪水模糊的双眼，看看既熟悉又陌生的戚祖胜，一千个一万个问号涌上心头。她象问别人又象问自己：他真是骗子吗？

一段苦涩的历史

他果真是个骗子。一个众所周知的骗子。派出所存有受骗人大量的指控词，存有他行骗的全部笔录。仅记录在案的，行骗一百八十多次，骗取现款一千五百余元，另外还有手表、座钟、自行车等物品。在威海，人们将“戚骗子”的名字几乎同瘟疫联系在一起。

一九七五年他被判处强劳三年。在遣送强劳所以前召开

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会，会后，押解他游街示众。当挂着诈骗犯的牌子被推拥着从大街走过的时候，他垂着头，重重地叹气。他是可恨的，也是可怜的。他向法律认罪，但不能向生活低头。他曾记得，云黑风高的夜晚，他被传讯回来，独自坐在海边，任潮水浸湿双脚，痛苦地自叹自问：戚祖胜呵，难道你从娘肚子里掉出来就是诈骗坯子吗？

娘生了他。家庭、环境、社会影响了他，使他在白纸般的心灵上沾染上污点，在扭曲中成长。

戚祖胜的母亲身世悲惨，是旧世界愚昧、落后的牺牲品。为闺女时，她出条，端庄，很有几分姿色，引起了般大不小的同伴们的隐隐妒嫉，也招得媒婆挤破门。有一年，她脖子上长了个恶疮，流脓出血，疼痛难忍。家境贫寒，不能进威海就医，只好求教于一个江湖医生。骗人的医生残忍地用刀割断了她脖子后面的大筋，致使她的脖子缩进胸腔里，背弯成了弓形，成了一个有严重残疾的人。一霎间，花儿枯萎了。将这样的姑娘嫁出去，不知要费多少口舌，陪上多少嫁礼。但是，总算给她找了第一个丈夫。花轿落地，新人入门，她丈夫揭开头纱一看，大叫一声，回头就跑。闯东北还是下江南？杳无音信。一盆浮着冰块冷水浇进心窝，熄灭了她仅有的点滴希望，开始了泪水洗面，炭火炽心的日子。后来，戚祖胜父亲的前妻死了，撇下四个孩子。人穷，孩子多，又没本事，想再续弦，比登天还难。经人撮合，跟这个悲苦的女人“将就”在一起。世俗、残疾、偏见，压得她喘不过气、抬不起头。她屈辱地活到四十二岁，生下了戚祖

胜。她的生命之火又燃烧起来了。她把全部的感情、心思、希望，寄托在这个小生命身上，恨不得天天捧在手心里，含在嘴里。戚祖胜八岁，父母间出现严重裂痕，终于离婚，他判给了母亲。这是在他幼小心灵中投下的第一道阴影。母亲只有这唯一的依托了，更加袒护他，惯成了他的任性。甚至长到十岁，还常常撒娇地吊在母亲的奶头上。

祸不单行。戚祖胜十五岁，母亲病故，父亲只得收养他。父亲年近七十，五八年由机关下放回乡，一年所得，只能勉强维持很低的生活。他又是个嗜酒如命的人，手里有半分钱，也得跑趟酒馆。二两白酒下肚，一切都撂在脑后。他从不关心儿子的衣食住行，也不管教，放任自流。有钱就塞给他一角两角，让他自买自食，没钱便任他去游荡、胡混。母亲的过分溺爱，父亲的过于冷薄，使戚祖胜伸出新的触角，向堕落的路上滑去……

灾难不断往戚祖胜头上降临。十九岁那年，竟连只能看守门户的父亲也离世而去。同父异母的兄嫂，有的远离故土，栖身他乡；有的冷眼相待，视为异己。戚祖胜孑然一身，孤苦零丁，生活无着落，成了一个流浪汉。更可悲的是那场毁灭人性的“文化大革命”的潮水滚滚而来：是非颠倒，善恶不明，一切都脱离了轨道；动乱，批斗，势不两立，无休止地进攻，无穷尽地打倒；打、砸、抢誉为“革命者”的标志，奉公守法成了驯服绵羊。风助雨势雨更猛，戚祖胜更加放肆了，他一发而不可收拾，如鱼得水，破罐子破摔，行骗的次数越来越多，数字越来越大，十元八元不能解渴，向自行车、

手表的钱数上冲击。他成了孙悟空，一天能变多少变：一会是“威海造船厂采购员”，一会是“四八〇九司机”，一会是“钟表厂工人”，一会是“电影学院学生”……他拿着骗到手的钱，出入餐馆、影院、百货店……大肆挥霍。

光明被遮掩了，黑暗伸出魔爪。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看到戚祖胜是块腐肉，便苍蝇般地围上来。他们慷慨仗义，帮他解除债主围攻之苦，又拉他下馆子，酒肉满桌，一餐就是几十元。然后，也斜着眼对他说：“今儿个是小意思。不过兄弟们也有点难处，一时过不去，请先借一百元用用……”

拦路碰上砸杠子的。戚祖胜只好再想法子去骗钱，堵上这个口子。不知在行骗这个范畴中是否有风格和流派，大概世界上再也没有这种可爱的行骗者了。戚祖胜的行骗很不同于一般，他在所有骗钱骗物行为中，多至上百元，少至几角，每次都要向受骗者详细写下自己的住址、门牌和姓名，有时竟介绍亲族关系，好事者还到他门上看看，坐坐，只字不差，毫无误诈。这就使他的门庭热闹起来了，讨债的塞破了门，朝夕相顾。有时一群债主围着他，揍他，打他。戚祖胜无力还债，只好再去骗，拆东墙补西壁，骗的面更大，债主更多，形成了恶性循环。

讨债的人愤怒了。戚祖胜骗取钱财的对象，大都是那些老实巴脚的乡下人。有个于本国，是个赶大车的，七凑八凑，连老婆抠鸡腕的钱，闺女绣花的钱，自己少吃省穿的钱，凑了一百六十八元，交给戚祖胜，托他给买自行车。几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车子没买到，钱也无影无踪了。于本国

一天跑几趟，叫喊着：“一百六十八元，容易吗？老婆为了这笔钱病倒了半年，至今还躺在炕上……”他越说越急，越说越气，抡起鞭子，朝戚祖胜身上就抽……与他在一起干活的戚继光，见事不好，挺身上前，替戚祖胜挨了一鞭子……

于本国走了，戚祖胜抚摸着戚继光身上的伤痕，泪眼汪汪，感慨万端地说：“祖胜呵，得下狠心改一改了，不能一步错百步歪呀！”

在戚祖胜家里，大凡能值几分、几角钱的东西，都被债主拿去抵债了。灶上无锅，炕上没席，锅碗瓢盆荡然无存。派出所出于关心的态度，派人驾着三轮摩托车拉着戚祖胜到了外县，整整跑了一天，为他赎回一些生活必需品。当摩托车经过戚祖胜父母坟地时，他从车上跳下来，趴在坟头上，痛哭一场。他悔恨，他懊恼，他内疚，但下不了痛改的决心，因为父母遗留给他的财富是：手懒、嘴馋和游荡。

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劳动服务站，都为这个失足青年伸出热情的手，想给他找个工作，安定下来。事与愿违。那些年，人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一听是“戚骗子”，都摇头摆手，退避三舍。同时，局势动荡，许多工厂停工停产，连好果子都吃不了，谁还拣这么个有水疱虫眼的？看到一批批年纪差不多的人进了工厂，戚祖胜眼红了，气得直跺脚！断断续续的临时工收入满足不了生活要求，他便继续行骗。

车站邂逅

婚姻是人生的必然，相识又是婚姻中的偶然。杨朝艳和戚祖胜的爱情纠葛，也算偶然中的偶然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杨朝艳冒着寒风到北京城去治疗中耳炎。城里有个表姐，待她很亲热，母亲让她到表姐家住宿，还让她带去一兜花生米。但她一直拖到天黑才进了城。下了长途汽车，换乘无轨电车，迳直来到北京车站。那里离她就诊的医院很近。她情愿在候车室里坐一夜，也不愿去麻烦表姐。

小杨出生在新社会，却成长在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家庭里。父亲曾是唱着战歌赴朝杀敌的勇士。回国后，离了婚。为了不使孩子遭受刺激，破裂的双方取得一致：对孩子保密。小杨十九岁那年，父亲被错判徒刑。从调查材料的人的口中，她知道了父母的离异和自己的身世。她愤慨人间的不平，哭得死去活来。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母亲，被当成走资派，拖出去批斗，而且要小杨陪斗。小杨不服，便摔门离开会场。她的态度给母亲带来了加倍的体罚……

这许许多多的不幸，象一把剪刀，把她的前途、希望、理想、生活剪得粉碎。她的同学，一批一批被招工走了，唯有她象墙头的小草，只有风雨问津。她心灵的创伤一天天地加重、加深。她总觉有人在背后嘲笑她、议论她。她变得孤

独，又有些自卑，不愿抛头露面，见人极少说话，造成了性格上的极端“内向”。她曾经这样写过：我不理解命运为什么对我这样惩罚；我只感到空虚和迷茫！

富丽、宏伟的北京车站，人流如潮，灯火辉煌。杨朝艳进到站里，东找西寻，在一条连椅的空隙中坐下。她要在这里坐上难熬的一夜。她极力地闭上眼，想睡一会儿，可是眼睛象抹了油，亮得很。她感到时光流逝得太慢，也太寂寞；便随意往身旁一看，见是一个小伙子，正忽忽拉拉地翻阅一摞材料，便问：“几点啦？”她的声音是适度的，显示了一个成熟女性的端庄和安然。

被问的人正是戚祖胜。他从滔滔东海，凭着“闯”票，来到北京，刚刚下车，无处安身，只好在慷慨的候车室过夜。他是漂流到这里来的，也是来上访的。他生命有火，心灵中有希望。他要陈述他的苦衷，要求给他分配工作。那摞厚厚的材料，是他的“万言书”。他看也没看姑娘一眼，只机械地答了一句，又翻腾材料去了。

时间过得真慢！二人都感到难熬，相逢何必曾相识，青年人随便谈了起来。他告诉她，他是威海造船厂的采购员。谈话中还无意翻开提包的里面，让她清清楚楚看到白衬布上写的“威海造船厂供销科姜书国。”他说这是他科长的包，他临时拿来用的。

一提威海，小杨的眼睛亮了，神态活泼起来，好奇地问：“呀！威海，电影上见过。那不是《甲午风云》里描写的地方？真那样子美？”

戚祖胜自豪起来。他用夸张的口吻，活灵活现地把威海描述了一番：象墨水一样蓝的海水，象蚯蚓一样弯曲的海岸，雄伟的刘公岛，威武的快艇、军舰……又从清新的空气、活蹦乱跳的鱼虾直说到赶海挖蛤蜊、下海网螃蟹……说得小杨直眨巴眼睛……

杨朝艳这才略略打量了一下身旁的青年：乱糟糟的头发，疲惫的神情，单薄而又不协调的服装……只是那双大眼，挺机灵，挺有神。她又问：“你到北京干什么？”

“出差……”

“怎么不住旅馆？坐一宿身子可受累呀……”

“唔唔，”戚祖胜支吾着，“天太晚，找旅馆挺麻烦，凑合一宿吧，明天一大早还要去上访……”

“上访？为什么上访？”小杨的眼睛睁大了。

戚祖胜迟疑了一下说：“为我弟弟。”

“你弟弟怎么啦？”好奇心驱使小杨问下去。

戚祖胜叹口气，沉重而又难堪地说：“说起来都是捣心窝子的事。我很小的时候，父母离了婚……”

“啊？！”杨朝艳的心怦怦乱跳，脱口而出：“你的父母也离了婚？”

戚祖胜点点头，继续说下去：“父母都死了，撇下俺兄弟俩。弟弟是个待业青年，生活没保证，精神萎靡不振。为了塞饱肚子，他东借西取，借了不还，借不到就骗，胆子越来越大。威海那么大点地方，都知道他是个骗子。没有哪个单位愿意要他，所以一直流浪。我来北京出差，顺便上访一